



找红军

马识途◎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找红军 / 马识途著.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411-3463-0

I. ①找… II. ①马…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4591 号

Zhao Hongjun

找红军

责任编辑 李淑云
责任校对 王 冉
责任印制 周 奇
封面设计 张 妮
版式设计 张 妮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028-86259303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85 028-86259287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47mm×21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463-0
定 价 1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编者按

本书是九十八岁高龄的革命老作家马识途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叶陆续创作的作品。作品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曾在《四川文学》等刊物和报纸上发表过，1978年曾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汇集出版，现再版重印，仍有其意义。

那些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英勇牺牲的共产主义战士们；那些在没有路的地方披荆斩棘，开辟道路前进的人们；那些在黎明在望的时刻怀着希望和信心，面向东方初升的太阳，在敌人屠刀下倒下的先烈们……在马老的笔下浮现出来。这个集子对现在的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有积极作用。

目 录

老三姐	1
找红军	20
小交通员	47
接关系	67
回来了	105
西昌行	143
三战华园	203

老三姐

那是在一九三九年，党派我到吉红岭一带山区农村去工作。那一带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留下了革命的种子。过去曾经发生过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群众的觉悟是比较高的；党的组织虽然打散了，还埋得有许多根子。我的任务就是去清理党的组织，发动和组织群众。

我为了走动方便，扮成一个收山货的行商，在凉风顶的小村头找了一间房子住了下来。为了要把自己装得体面一些，不仅在穿着上要费一点功夫，还要请一个老太婆来替我做饭洗衣服。我和一个外号叫一阵风的农民同志说了，并且告诉他，没有什么特别条件，只要政治上靠得住，千万不能暴露我的身份，只说是给一个山货客做饭就是了。他说，过两天就找一个老太婆来。

过了两天，果然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到凉风顶来找我，一见面就笑嘻嘻地说：

“一阵风叫我来给你做饭，你就是陈先生吧？”

“是呀，请坐吧，老婆婆，你贵姓呀？”

她脸上的笑容忽然不见了，把嘴噘起，很不高兴。我非常

奇怪，为什么我才说一句话，她就这样子。我问她：

“老婆婆，你怎么了？”

“什么老婆婆不老婆婆的，这一带哪个不晓得我叫老三姐，一阵风没有给你说吗？快不要叫我老婆婆咒我吧，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我听了这话，差点笑出声来，明明头发都白了，还不承认是老婆婆，硬要说是老三姐，岂不可笑。但是我一转念，也许她根本没有出过嫁，所以叫三姐吧。当时我并不想去挖根究底，叫老婆婆也好，叫老三姐也好，对我说来都没有什么。看她那样严肃地期待着我的回答，我只得说：

“好吧，以后就叫你老三姐吧。”

我仔细地看了看这位老三姐。看来她有五十几岁的年纪，大概由于忧虑过多，头发全白了，牙齿却出奇的白净整齐。衣服虽然很破，补丁压补丁，却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大概由于劳动的需要，没有缠过脚，甚至那双脚大得有些和身体不相称。眼睛转动起来十分精神，老带着笑脸，好似在她面前永远展现着无限美好的前程，只待她走向前去。但是脸上的皱纹和压弯了的背，说明她和其他受着苦难的老太婆一样，几十年辛酸的生活挨过来，是很不容易的。

她是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十分热心的老婆婆。她一到我住的地方，便不停地打扫和收拾我原来的烂摊子。甚至我觉得她过于热心了。我带来的几本书籍和文件是不宜于她动手收拾的，她也坚持要替我整理放好，想不叫她办，简直不行，好似她一到这屋子里来，就成为这屋子的主人了。我说：

“老三姐，你就歇一下吧，我的床铺和桌子，你就不用管

了，我自己来收拾。”

“你忙你的，我收拾我的，我不碍你的事，闲着我才不惯哩。”她坚持她的做法，我也无可奈何，只好把文件和重要的书放进箱子里去。

老三姐是一个出色的好管家，我把钱交给她去办伙食，她计划得很好。虽然在山里买不到什么好吃的，可是她做的菜花样多，又有味道，并且特别替我节省钱。她既然给我做饭，本来就应该和我一样吃，她却不，给我吃好的，吃大米白饭，她自己却在饭里和上菜或者豆子。我看不过意，就对她说：

“你和我吃一样吧，不要分了。”

“你们的钱也来得不易呀！”她说。

“我的钱好办，只要运气好，收到好山货，拿出去就是对本利。”我很不习惯冲壳子，脸上发起烧来。

她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这一带农民中的党组织，虽然清理得很妥当，但是还很巩固。因此我们决定办秘密的轮训班。我为了要赶写出一个通俗党课教材，不得不留在家里，白天晚上伏案工作，相当紧张。

老三姐收拾了厨房后，就提一个瓦壶给我送开水来。然后她就靠在门口，微笑地望着我，也不说一句话，好似怕打扰了我。我很不愿意她来看我写东西，怕她泄密。我掩饰地说：

“老三姐，你没有事就出去转悠去吧。我正在记我收买山货的账，不喜欢人家来打扰我，怕弄错了。”

“你就好好地记你的账吧。”她笑了一下，离开了房门，可是并不走得很远。她拿个小竹凳子坐在那儿，一会望望房里的

我，一会望着外面。隔一阵又来摸一摸瓦壶，看开水还热不热，同时好似在注意我到底写些什么。

我简直有些怀疑起来了，为什么她老是这样看我写东西呢？有一次，她一面给我倒开水，一面就看着我在纸上飞快写着的手，简直有些出神了，连开水都倒得满出杯子来了，她还不知道。我耐着性子问她：

“老三姐，你认得字吗？”

“扁担大的一字我也不认得。”她笑了。

“那么你为什么总看我写呢？”

“喜欢看你写。一看你写，我就想起一个人。”

“什么人？”我有点吃惊。

“也是像你这样一个人，天天在这大山里东跑西跑，回来就在桌子上写呀写个不停。”

“和我一样，也是一个收山货的生意人吗？”我故意避开。

“不是，是一个大大的好人。可惜过不多久，赛阎王要捉他，他就跑了。赛阎王，你知道是谁吗？”赛阎王，我早就知道了，那是我们的死对头。但是我故意装作不知道，问她：“这名字好凶，到底是谁？”

“嘿，你在这一方跑，不知道赛阎王可不行哪。那是个吃不吐骨头的恶霸，我们这一方有了他，就像给黑锅盖住了。”

“你说的那个人跑掉了吗？”我问她。其实我完全知道她说的是谁。原来在两三年前，我们党曾经派过一位姓齐的同志到这一带来清理过党的组织，后来因为形势不好，他又为赛阎王注意了，因此就撤退了。

“当然跑掉了，还是我送他走的哩。他走的时候说，他不久

还要回来，可是一去两三年，也不见他的影子。”老三姐有些感慨。我想，老齐撤退是她送走的，想必她是最可靠的人了。她究竟是什么人？她莫非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吗？

有一天，吃罢晚饭，在屋前闲坐乘凉，我就问她：

“老三姐，一阵风请你来给我帮忙，他说过是帮的什么人吗？”

“当然说过，他说是帮一个大好人。”她笑一笑，继续说：“大好人，我就明白了。上次帮老齐，不就是帮的大好人吗？我想你是和他一样的大好人。这个世界，除开你们和我们干人，哪里还有好人？”

“你怎么知道我是和他一样的大好人呢？”

“怎么不知道？我一看就认得出来。老齐上次来，晚上出去，深更半夜才回来，白天却在屋里写呀写的。你来了，在晚上也是东奔西跑，白天关在屋里写呀写的。我一看就知道你写的是什么。”

“你知道我写的是什么？我不是在记账吗？”

“哪里是记账？你是在哄我这个睁眼瞎子呢。我不认得字，但是我知道你写的是我们干人翻身的事情，上次老齐写的也是这些事情。他写了一段，就念给我听，问我懂不懂，我不懂的他都改了，硬是写得好，听起来叫我们心里舒气，脑筋开窍呀。”

“他要能再回来给我们念念就好了。”我打趣地说。

“他不回来，你这不是回来了吗？”她想了一下，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然后她就直截了当地揭开了我的身份：

“你不要装，我什么都知道。前不久，我的孙子和一阵风，

还有别的人，晚上到我家里，嘀嘀咕咕说了好一阵悄悄话，我的孙子晚上就东跑西跑起来。我就明白，一定是有人来了；一阵风叫我来帮一个大好人，我更猜中了八九分。看你那个样子，一点不像山货客，你还在那里装模作样，以为把我蒙在鼓里。其实我站在明处，你却站在黑处呢。”

看来老三姐是完全猜对我的身份了。对她掩饰再也不可能，也再没有必要了，但是必须嘱咐她保守秘密。我说：

“好吧，你明白了也好，但是不要说出去，免得坏了大事。”

“这个你就放心吧，你去问问他们，哪一回我漏过风声？我倒不是看你老在屋里写东西，却没有一个人给你放哨，不放心得很。哪有一个收山货的客商一天坐在屋里写的？我就只好给你放哨。我看你还是在屋里住两天，又出去转悠两天，收点山货，才像个样子。”

真是好三姐，她的批评完全对。我也真照她说的办，写了两天又出去转悠两天，不要被人看出破绽来。

自从我在老三姐面前公开承认我的身份后，她愈发对我好了。她十分关心我的生活，尽量叫我少花钱，吃得好。那时组织上的经费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一带山中，党员不少，可是除了象征性地交点党费外，谁也不可能多出几个钱。他们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一个赛一个凶恶的阎王把他们挤得精干，还不放手，还要把骨头都榨出油水来。他们能够胡乱塞满肚子，已经实在不容易，能吃下红苕、洋芋、包谷粑粑就很不坏，吃上白米简直是稀罕的事。这里有一首民歌唱道：

山高水险石旮旯，

红苕洋芋包谷粑，
要想吃碗大米饭，
除非坐月生娃娃，
等到大米找回来，
娃娃已能满地爬。

在这一带吃盐也是很困难的。由于那些奸商垄断，盐巴像金子，很多人家一年也难吃一回。比较好的人家，买一块盐巴用绳子吊起来，吃的时候放在锅里荡一下，就赶忙提起来挂上。

可是在这一带收山货的客商，用低价买高价卖的手法，一本万利，着实赚钱不少，他们就有资格在场上馆子里大吃大喝，气派得很。我既然扮成一个山货客，也就不能不装门面。所以，在凉风顶住的时候，总是勉强吃大米白饭，油盐炒菜，并且表示慷慨，要老三姐和我一样吃。其实我哪里有许多钱吃好东西？我吃着油盐好饭，看着许多农民同志吃白水南瓜加苕叶，有一顿无一顿的，真是心痛死了。

现在既然老三姐知道我的底细了。我就不能不和她商量，如何省吃俭用。老三姐实在是一个十分有心计的管家，她买些包谷来磨得细细的，筛得干干净净，蒸来吃比白米饭还香些；她得空就在屋前屋后空地上种上小菜，还时常到野地去扯野葱之类的野菜来补充。最好吃的是她泡的咸菜，酸酸的实在有味。假如她能找到一点黄豆，就做成连浆带渣煮青菜的菜豆腐，拌上辣子，真叫做“肉不换”，实在吃得过瘾。我长期在外奔波，从来没有像在这里吃得这样舒服，但是这花了老三姐不少的心血，我简直有些过意不去。我对老三姐说：

“老三姐，只要吃得就算了，不要为我太操心。”

“嗯，我才不是光为你一个人操心咧，我这也是为大家的事操心。”

这一句话说得我的眼睛起眼泪花儿了。

“这样大了，还鼻涕眼泪的，不害羞吗？”她笑着用衣襟来替我拭眼泪，我不好意思，转过头去，自己拭了。我拉着她的衣襟叫了一声：“老妈妈。”

“别人叫我老妈妈，我是要生气的，你愿意叫我老妈妈，我就收了你这个干儿子吧。我的儿子也是为干人办事的。”她把我拉到她的面前坐下来，仔细看我，微笑着，但是眼里却闪动着晶莹的泪花。

“唉，我的亲生儿子还在的话，怕也有你这么高呢。”她长叹一声，马上又振作起精神来，强露笑容。

她儿子的情况，前些日子我问一阵风才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一带有名的一个农民领袖，我们的党员，在上一次暴动中英勇牺牲了。我虽然对这位烈士的母亲，怀有极大的敬意，但是我从来不敢在她面前提起她的儿子，总怕触动她，使她伤心。她今天自己偶然提起来了，很悲痛，但是马上又使自己镇定下来，不愿表露。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女人，对于痛苦能够负担得这么重，对于未来美好生活，是这样的殷切盼望，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革命者，倾注着全部的爱，而一提到敌人却是那样的切齿痛恨。

我不是为了安慰她，我打从心底愿意做她的儿子，我想再也没有比做这样一个革命母亲的儿子更光荣的了。我说：

“现在你不是又有了一个儿子了吗？”

“有你这样一个儿子，我很高兴。”她笑起来，用手摸了摸我的头。

自从我和老三姐的关系更亲密了一层后，我才发现她是一个十分健谈的人。她讲到这一带的奇风异俗，使我笑痛了肚子；她讲到各式各样的老财，以及他们做的各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使人痛恨。但是她不大愿意讲述这一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各种斗争，特别是上一次失败的暴动。我完全理解她的这种隐衷，但是让我了解这一带农民斗争的历史，对我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向一阵风和其他同志打听过，都说得过于简单，因为他们那时候还年轻，只是一个普通的参加者，不可能知道很多东西。老三姐就不同了，因为她的儿子是暴动的领导人，在她家里进行准备活动；她也参加了暴动，她亲眼看到她的儿子和其他几个农民领袖从她的家里被捉去，牺牲在她家门外的草坪上。因此我总想从她的口中了解当时的情况，以便从中吸取教训。

每天吃罢晚饭，我要是不出去接头，就和她坐在屋外瓜架下面。繁星满天，蟋蟀啾啾，晚风吹来，分外凉爽，正是谈心的时候。我就试着问她当时的情况。她本来不想说，但是看我这样三番五次十分热心地问她，她也就谈了一些：

“那一回是秋收的时候，年成很好，我们都想，该吃口饱饭了吧。谁知道那些老财们算盘打得精，给你七算八算，又是欠租，又是欠利，还要加押。枪杆子在他们手里，道理也就在他们口里，结果一箩一箩黄澄澄的谷子都算到他们的仓里去了。大家气得不得了，都说这日子活不下去了，和他们拼了吧。许

多人来找我儿子，要出这口恶气；我的儿子也天天在屋里生气，他是没有接到命令，也不敢动。后来果然来了命令，叫搞秋收暴动，打了土豪，把粮食分给穷人，为首的人蹲不住，就拖上山去，跟他们干。大家一听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都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不要说年轻小伙子，连一阵风他们那些半大不小的娃娃都串起来了，有的就只拿到一根竹竿，也当作武器。我们女人们也都准备了，大家把瓦罐子、瓦坛子、麻口袋洗得干干净净的，没有麻口袋就把裤脚补得结结实实的，把裤腿扎起来，准备装粮食。事情本来进行得很顺当，大家都悄悄地搞，一点风声都没有漏出去，只等日子一到，等到半夜，乡公所的张师爷，他是一个党员，把寨门打开，拥进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就好办了。”老三姐正讲得有声有色，忽然停住了。

“唉，”她长叹一声，“哪里知道坏就坏在这个师爷身上！这个人能说会道，虽是贫苦人家出身，开头当小学教员，为穷人办事也还跑得起跳得起，谁知道被乡公所提拔当了师爷，心就变了。就在暴动头一天晚上，他害怕了，他向赛阎王告了密。我的儿子和几个带队的，正在我家里等着，只等时间一到就出发。谁知那个叛徒被赛阎王的‘贴心豆瓣’外号叫‘血里红’的薛大爷押着，混过我们的岗哨，一直来到我家屋外叫门。大家听到是张师爷的声音，就去开了门。我儿子一打开门，看到是‘血里红’，晓得大事坏了，就拔出手枪开火，可惜才打倒一个狗腿子，他便受了重伤。其余几个同志也拼命抵抗，有的被打伤，有的被打死。我听到枪声，扑了出去，扶起我那心爱的儿子，我的儿子对我说：“妈妈，我们失败了，我好悔呀！……

叛徒……”

“那些凶神恶煞的狗腿子，把他们都拉出去了，在草坪上无论死了的或是还活着的，都用刀把头割了。我的心好痛呀！我发疯了，我恨不得去咬死那个叛徒，但是没有等我挨拢去，他们就给我头上一枪托子，把我打昏了。等我醒过来，他们都走了。只剩下草坪上几个无头的尸首。我爬过去，爬到我儿子身边，倒在血里面，又昏死过去了。”

老三姐忍不住眼泪长流，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落泪，衣襟湿了一大片。

“完了，就是这样完了。”她最后叹了一口气。

繁星还在天上眨眼，蟋蟀愈发叫得凄凄切切，我的心里结了一个老大的疙瘩。我自言自语地说：

“堡垒总是容易从内部攻克的，叛徒，这是心腹大患。”

但是我马上振作起精神来说：“没有完，这个事情没有完。”

“是呀，这笔账我们总要算清的。”老三姐肯定地说。

我们沉默了好一阵，我又提起话头：

“这个叛徒，现在到哪里去了？”

“见了阎王了。”

“怎么搞的？”

“也把他的头割了。”老三姐说，“暴动失败后又过了一年，也是秋收时候，有一天夜晚，我正准备睡呢，忽然一阵风和几个我儿子在世的朋友，还有我那个一天不落屋、到处乱窜的孙子，把我的门闯开了。我的孙子说：

‘奶奶，把堂屋的灯点起来吧。’

我问他做什么。那个叫袁七爹的老庄稼汉说：

‘哎呀，老三姐，你倒忘了！今天是几月初几呀？’

哦，他一提我就想起来了，今天是我儿子的周年祭日，我倒忘了！我失悔没有在白天备办香烛钱纸，好歹也要祭一祭我的儿子。等我把堂屋的灯点起来，一下拥进来一大屋子人，我的孙子爬到神龛上把我儿子的灵牌拿下来擦得干干净净的，放在正当中，另外几个人把香烛点起来。忽然他们都站起来，一字儿排在灵牌面前，袁七爹站在当中，对着灵牌说：

‘丁大哥，今晚是你的周年，我们供不起三牲八品，我们处决了仇人来祭你！’

‘这就是那个叛徒的下落，逃不出革命的法网。’袁七爹告诉我。

‘这狗东西滑得很，今天不是假托赛阎王有事请他，他还不出寨门呢。’我的孙子接过去说：

‘我一下把他抓到了，他一看不好，就跪在地上，哭哭啼啼地求饶：怪不得我呀！饶我一条命呀！说得多么好听。哼，我们还饶他？’

我咬牙切齿地说：‘早就该有这一天！’

“这件事干得很痛快，算是出了我们的恶气。可是后来上级对我们说这叛徒是该宰，但是还要把仇恨对准赛阎王，要挖老根。”

我简直入了迷了，老三姐都说完了，我还呆呆听着。

我也学老齐的办法，把写好的通俗教材，念给老三姐听，她听不懂的地方就改正，一直要她觉得了然了才算数。但是看来教材写得并不好，老三姐虽然懂了，却并不感到很有兴趣。大概是写得过于抽象，并且没有从农民的现实生活中吸取例证。

于是我和老三姐研究了一下，由我讲道理，由她讲本乡本土的事情，有名有姓，有眉有眼，这样彻底重写过，就生动得多了。她讲那些老财怎样刻薄收地租，怎样大利盘剥，怎样养武装团丁，私设公堂，都是大家想说的事，把这些材料拿去教育农民同志，真像他们自己说的，“一下就觉得心里亮堂了”。这个通俗教材其实是我和老三姐两个人合写的，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老三姐。她却以为我和她开玩笑呢。

“别挖苦人了，我写扁担大个一字还拉不伸展呢，写什么书？说实在的，我要能认得你写的东西，那就不枉活这一辈子了。”

她这一说，一下提醒了我，难道不可以教她认拉丁化新文字吗？要是她掌握了文化，她去宣传起来，该多带劲。于是我说：

“怎么没有指望？我可以教你，包你认得字。”

于是我每天没有事的时候，就教她认拉丁化新文字。她的年纪虽然大了，记忆力差一些，但劲头却不小，一天到晚嘴里b、p、m、f、b、a、ba、p、i、pi地念个不完。她还用一根木炭在墙上、板上学写。

才不过一个月，老三姐就把拉丁化新文字基本上学会了。有一回，我到厨房去，想叫老三姐早点烧火做饭，我吃了好出门。我还没开口，她就直摇手，并且把我推回我的房间去，弄得我莫名其妙。过不多久，她兴冲冲地走进来，在我的桌子上放一张纸条就跑了。我拿起来一看，纸上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了一句话：

“Ni iao shenma?”（你要什么？）

我明白了，她想练习应用新文字。于是，我也用新文字写了一张条子：